

从《西厢记》、《牡丹亭》看《桃花扇》 中爱情主题的发展

秦 文 兮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的主题是写爱情,这几乎是众所公认的。孔尚任的《桃花扇》也写爱情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贯串于全剧,但它的主题是不是写爱情呢?恐怕很难肯定的回答。作者在《试一出·先声》中,通过老赞礼之口就说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在《小引》中还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可见作者是有意通过爱情离合来反映有关国家兴亡的重大斗争,让他们的爱情建立在共同政治理想的基础之上。作者把侯李“离合之情”与当时政治上的忠奸斗争和民族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政治与爱情形成有机的统一体。这就使《桃花扇》中的爱情,比《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爱情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说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西厢记》的爱情故事,是以孙飞虎围普救寺作为崔张爱情铺垫,没有这事件,就没有老夫人许婚张生,崔张就没有机会接触,更谈不上他们私自结合了。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倡导男女自由结合的作用,但对爱情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基础上,作者是朦胧的。因此,在作者笔下,男女的婚姻还得依靠男方状元及第,来满足女方家长“不招白衣女婿”的要求。《牡丹亭》中的情节,比《西厢记》复杂得多。作者除写

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外,还写了《劝农》、《虏谍》(一作《虏谍》)、《牝贼》、《围释》等情节。从《虏谍》到《围释》等情节还与后文《圆驾》有关;《劝农》一出,仅表明杜宝是个“好官”而已,与杜柳爱情关系不大。不过,这一点还是与后来杜宝在抗金斗争中的立场坚定有联系。从《西厢记》到《牡丹亭》,作者反映的社会面扩大了,作者把杜丽娘还魂后的爱情故事的发展,放在一场以说降李金夫妇为抗金策略的民族斗争中,这是爱情主题的一个重大发展,对《桃花扇》的作者具有深刻影响。《桃花扇》是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歌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明亡国的历史悲剧,展现了明末清初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桃花扇》的第二出《传歌》,李香君学唱的曲子就是《牡丹亭》中《惊梦》的前半出,表明孔尚任的确是继承并发展了《牡丹亭》的爱情主题。在《牡丹亭》中,由于陈最良有说服李金夫妇降宋的功劳,得住黄门奏事官,走上了金銮宝殿,是促成大团圆的重要人物;而杜宝也因出此一策获首功,得以“钦取回朝,同平章军国大事”,升任宰相之职,在皇帝面前,最后承认了杜柳婚事,是决定大团圆戏剧的重要人物。《牡丹亭》的结局,也没有摆脱男中状元、钦赐团圆的俗套。不过,作者描写的那种因功降了李金夫妇而获得抗金胜利所形成的暂时的和平安定局面,表明美满姻缘也还要依靠国家太平、社会安定才有可能。南宋偏安,实际上是不安定的,因此,杜丽娘的还魂及其以后的圆驾,都是作者的幻想。即使如此,与《西厢记》一样,作

者并没有涉及男女双方的爱情要建立在怎样的政治思想基础上的问题。南明比之于南宋，更是混乱不堪，时间也短得可怜，仅有一年半景（1644—1645年）。这就是《桃花扇》戏剧的时代背景。孔尚任作为清朝的官员，面对清朝的统治，把侯李爱情的结局写成双双出家的悲剧，不仅打破了“状元及第，钦赐团圆”的俗套，而且比那种“但得一个并头莲，强似状元及第”的、仅仅把爱情和婚姻放在功名利禄之下的观点又前进了一大步。孔尚任有意识地把侯李爱情置于共同的政治观点之下，并进而把爱情提升到与民族国家共存亡的高度，使爱情从属于进步的政治观点和民族国家的安危，不能不说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不仅是爱情主题在我国戏剧史上的重大发展，而且是一次质的飞跃。作者这种爱情观，首先并且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却奁》一出中。

在《却奁》中，李香君因侯方域给他置备的妆奁是杨龙友资助的，便问杨龙友：“俺看杨老爷虽是马督府至亲，却也拮据作客，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这表明李香君警惕性高，预示她有坚决不受不义之财的节操。当杨龙友说明资助侯方域的妆奁是阉党余孽阮大铖的钱购置的，目的是希望侯方域向复社文人代为解说，侯当即应允的时候，李香君却对侯方域发怒地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取于何等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我妆奁，便要循和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于是，她拔簪脱衣，愤激地唱道：“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由于李香君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侯方域不得不承认“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这里，作者写出了侯方域因为受李香君的影响，立场才由动摇妥协转向坚定的。

侯李爱情，又是与“桃花扇”分不开的。第六出《眠香》，写侯方域梳掠李香君时，

侯在宫扇上写了一首定情诗，赠给李香君。扇本无画。《守楼》一出，写田仰逼婚，香君用这柄宫扇打强行替她梳妆的人。当她被虏抱下楼时，她以头撞地，“竟把花容，碰了个稀烂”，血染宫扇，杨龙友就扇上血渍添上枝叶画成了折枝桃花。后来，苏昆生代香君寄信给侯方域。香君寻思：“罢，罢，奴家千愁万苦，俱在扇头，就把这扇儿寄去罢。”所以“桃花扇”，不仅象征着香君反权奸的坚定立场，也象征着她对侯方域爱情的坚贞节操，正反映了作者认为真诚的爱情应该建立在进步的政治思想基础上的观点。在《寄扇》后，紧接着便是《骂筵》，李香君把那些权奸们痛骂一顿，几乎送了性命。《骂筵》是继《却奁》之后，李香君拔簪脱衫性格的发展。以后，在《逢舟》、《题画》里，都重点写了关于“桃花扇”的事。特别是第四十出《八道》，侯李在白云庵追荐崇禎的会上相遇，两人持扇各诉衷情，张薇道士下坛向侯李手中取了桃花扇，撕裂掷地，喝住道：“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目情根，割他不断么？”侯李两人听了这话，都恍悟地说：“晓得了”，于是两人各拜师出家。桃花扇没有了，侯李爱情也结束了。侯李所说的“晓得了”，是“晓得了”什么呢？很明显，是晓得际此国破家亡之痛，不应该溺于儿女之情。这一出的下场诗是：“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桃花扇底送南朝”，就是要使爱情与民族国家共存亡的寓意，南朝的覆灭，象征当时汉民族国家的覆灭。而侯李都毅然出家，也表现了他们与清朝统治者不合作的民族气节。由此可以看出，《桃花扇》虽然也描写了爱情故事，但它跳出了郎才女貌，卿卿我我的藩篱，而通过爱情的悲欢离合，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且围绕这些重大事件刻画人们的内心世界和相互关系，这是杂剧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给我们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